

前几天,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。

“天热了,记得煮绿豆汤。”她说,“别放太多糖,喝太甜的不解暑。”

我说好。挂了电话,却把这事忘了。

一天,我从单位出来,天还亮着。拐进小区门口的超市买西瓜时,碰见了楼下常浇花的那个老太太。她正蹲在角落挑绿豆,一捧一捧地抓起来看。

起身时,她的腿有点抖,扶着货架站了一会儿,才稳当。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钱,仔细展开了递给老板,把绿豆装进她自己的布袋里,扎紧口子,夹在胳膊窝底下。

“给孙女煮的。”她冲我笑了笑,“她放暑假,住我这儿,天热胃口不好,得煮点东西给她清肠胃。”

她走得很慢,我提着西瓜跟在她后面。到单元门口,老太太停下来喘了口气,像是忽然想到什么,对我说:“估计你们年轻人也懒得煮绿豆汤,我晚上多煮点,给你端一碗。我住102。”我刚想说不用,她已经进去了。

傍晚七点,门被敲响。老太太端着一个搪瓷碗站在门外,绿豆汤还是热的,上面飘着几朵干桂花,香味从她手里的碗中飘出来。她说:“放凉了再喝,我放了一点冰糖,不腻。”她转身走了几步,又回头:“锅里还有,不够再来盛。”我心里一暖,连连道谢。

小时候,每年夏日,母亲和外婆都会煮绿豆汤。母亲站在灶台前,用勺子轻轻搅动,锅里冒着细细的泡泡,她煮的绿豆汤,带着温热的柴火气。外婆煮绿豆汤喜欢用砂锅,一大早就放在煤炉上,小火慢慢煨着,而她则坐在小板凳上择菜,时不时起身去搅一下。一整个上午,豆子全煨化了,变成浓郁浑浊的褐色,她又往里面放一把薄荷叶,说喝了凉快。外婆走后,母亲一直想复刻那个味道,但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。

“你外婆用的薄荷,是野地里自己摘的。”母亲说,“现在买不到那个味儿了。”

邻居老太太送的那碗绿豆汤,我喝了很久。碗沿上沾着几粒干桂花,我用手拨下来,放进嘴里,甜已经散尽了,只剩一点涩涩的花香。

天渐渐黑了,窗户开着,楼下园子里的丝瓜藤在风里轻轻摇。蝉还在叫,声音比白天低了一些。暑热的夜晚,蝉鸣是主角。但在这蝉鸣底下,还有别的声响——汤在锅里咕嘟,蒲扇摇动,拖鞋踩在水泥地上,细微而踏实。

我把碗洗了,擦干,犹豫了一下,敲开102的门。我说:“碗还给您,谢谢。过些天更热,到时候我煮些酸梅汤,也给您送来尝尝!”

老太太笑了,接过碗,随手往灶台上一搁:“行啊,那我不客气了。”她转身去够灶台深处的一个玻璃罐,扭开盖子,递过来:“桂花,你拿一点回去,煮酸梅汤放几朵,香。”

我伸手抓了一小撮,她嫌少,又给我添了一把,塞进我手里。桂花的香气在指尖上散开来,干干的,但一搓就碎。我攥着那把桂花回了屋,打开柜子,找了一个干净的瓶子装进去。瓶子不大,桂花开得很满,挤挤挨挨的,隔着玻璃看,黄澄澄的,像把傍晚的一小片光收了进去。

后来的夏天,我煮过很多次酸梅汤。每次揭开锅盖,热气扑面而来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那个傍晚——碗是热的,门是开着的,邻居老太太回头说“锅里还有”。

有一次,母亲来城里看我,打开柜子找东西,看见了那个瓶子,问我哪来的桂花。我说楼下老太太给的。

母亲把瓶子盖好,放回原处。过了一会儿,她忽然说:“你外婆以前也爱把桂花装瓶子里。”又说:“她的那些桂花,也是别人给的。”



夏日即景 贝赫 摄



山间村落 翁忻阳 摄

随感录

沉默的满

◎江 舟

小时候怕沉默。一群人坐在一起,忽然没人说话了,便觉得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下坠,沉甸甸的,压得人不安。于是总急着找话说,问吃饭了没有,问天气热不热,问一些不需要答案的问题,只为把那一段空白填上。那时候以为,话越多,人越熟;不说话,就是生分了。

后来慢慢懂得,沉默不是空,是另一种满。

我常在一家老茶馆里见到一位老人。每周三下午,他都来,坐在靠窗那张桌子旁,要一壶铁观音,自斟自饮,不说一句话。有时看着窗外,有时翻一本卷了边的旧书,有时只是闭着眼,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——像在听一段别人听不见的曲子。茶馆里人来人往,有人高声谈生意,有人聊家常,那些声音从他身边流过,像是河水绕过一块石头。有一回,我忍不住坐到他旁边,问他在想什么。他睁开眼,笑了笑:“什么都没想。就是坐坐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他比我富足得多。我用话语把自己填得满满当当,生怕漏出一丝空隙;他什么都不装,却什么都不缺。

沉默是需要练习的。不是忍着不说话,是心里没有非说

清平乐

一架丝瓜

◎周文洋

老杨年轻时是海员,退休回到乡村老家。儿子想接他去城里住楼房,他不肯,说:“半辈子漂在海上,总盼着见到陆地,如今还乡了,就想住在平房小院,脚踩土地,心里踏实。”

春天,老杨买来一捆粗壮的竹竿,在院中绑起棚架,回屋拿出一小包丝瓜籽,铺在湿毛巾上捂起来。他对老伴说:“有一次出海遇到风暴,船上的大米、蔬菜吃光了,上顿下顿都吃泡面。后来到港口买了几筐丝瓜,大厨烧了蟹肉丝瓜,香的嘞!我们就把瓜籽留了下来。”

第二天,老杨去城里买回两斤活蟹、几根丝瓜,在锅灶前显身手:先将蟹蒸熟,剔出蟹肉温火慢煮化为汤汁。再把丝瓜削皮挖瓤切块,豆油、姜蒜末爆锅,倒入蟹肉汤,加精盐、老抽、白醋,放瓜块慢炖,待汤汁熬尽,淋少许芝麻油,出锅装盘,微红鲜润。端上桌来,老伴夹起一块添进嘴里,连声说:“好吃,好吃,像螃蟹肉。”这顿饭,她吃了一大盘丝瓜,还向锅里

不可的话。我认识一位做校对的老师傅,六十多岁了,在一家出版社干了四十年。他的工作就是看稿子,一行一行地看,一个字一个字地看,从不出声。办公室里其他人聊天、打电话、讨论选题,他在角落里坐着,像一尊被忘了收走的旧台灯。有一回我问他,每天这么坐着,不闷吗?他摘下眼镜,擦了擦:“闷什么,那些字在跟我说话呢。你听见它们说了,就不需要自己说了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很久。沉默的人不是没有声音,是他们听见的东西,比别人多一层。

古人写沉默,往往写得极轻极淡。陶渊明那句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,不是真的忘了,是那“真意”太大,话装不下。王维的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,空山是沉默的,人语响过之后,山比之前更空。还有白居易问刘十九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——问句是写出来的,可那个雪夜真正动人的,是杯盏之间不必说完的那一段。最好的话,常常是不说出来的部分。

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卖糖画的老人,每天下午在老街口支一张小桌,铜勺舀起熬化的糖

浆,手腕一倾一收,一只蝴蝶、一条龙、一只猴子就落在了石板上。他从不吆喝,也不跟人讨价还价,你递钱,他递糖画,我来菜;一群人忽然安静下来,我不再急着找话填补。倒不是故作深沉,是慢慢发现,话少了,听见的反而多了——听见窗外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,听见对面的人呼吸的节奏,听见一句话说出来之后,在空气里停住的那一小段空白。那段空白里,有时候藏着比话更真实的东西。

沉默的人,不是无话可说。是他们把话留下来,留给了更值得的事物——留给了手上的活计,留给了窗外的天色,留给了那壶慢慢凉下去的茶。话少了,世界就大了。

做一个沉默的人,像一块石头,河水从它身上流过,它听懂了水声,却什么都不必说。

手,说:“不烧了,要熟透,另有用处。”

转眼入秋,丝瓜渐渐由青绿变得褐黄、干皱,老态龙钟。这天,老杨把它们一根根剪下来,摆在檐下晒了两天,皮已脆了,掰出丝丝缕缕、细密如织的瓜瓤。老伴问:“这有啥用?”

老杨剪去瓜瓤顶端,狠劲摔几下,抖出里面的瓜籽,说:“这叫瓜络,煮水喝通经活络、化痰顺气,做碗粥不沾油渍,剪鞋垫治脚气,但我有更大用途。”

瓜络去籽后,用石板压上,过两天掀开,变得干爽平整。老杨拿来一个枕套,把瓜络一个个塞进去,对老伴儿说:“瓜络枕头醒脑明目、清热祛火,虽然枕一个冬天就会干碎,但再添些稻壳依然能用,这个给你用,明年我再给自己装一个。”

一架丝瓜,从春到秋,把老杨的院子撑得满满当当。儿子回来时,老杨正躺在藤椅上,枕着新装的瓜络枕头,悠闲地摇着蒲扇。

浮世绘

母亲的世界杯

◎鲍海英

母亲已年近古稀,并不懂什么足球,可她不仅知道今年世界杯在美加墨举办,而且还十分关注世界杯的盛况。

母亲关注世界杯已近十年。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起每次世界杯开赛前,她都会忙个不停。只是她的忙与我不同,我忙是为了看球,而她起早贪黑,是在给世界杯大赛赶做吉祥物玩具。

近些年,老家的玩具产业特别兴旺,母亲虽然年纪大了,可她却和村里众多妇女一起,到玩具厂做起了玩具。每到世界杯要到来时,玩具厂就更加繁忙了,她们所做的世界杯吉祥物、玩具总是不愁销路,供不应求。每当母亲从手机或电视上看到自己做的世界杯吉祥物,远销欧美和大洋之外时,她总是乐呵呵的。

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后,母亲就关注起各种新闻。在众多新闻资讯中,有一条本地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引起了母亲的注意,其内容是:自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以来,本地有30万件世界杯吉祥物,通过外贸出口,进入到了美加墨的市场。看到此消息,母亲仰着头走到父亲面前,神采奕奕地对他说:“你看看,我做的世界杯吉祥物,今年又出国了!”父亲放下手中的茶杯,满脸疑惑地问道:“什么杯子?到哪个国家了?”

母亲没料到从不看球的父亲会这样问,就把刚刚浏览的手机短视频打开,给父亲科普道:“不是你手中喝水的茶杯,是我给世界杯足球赛做的玩具纪念品,今年出口到了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。不信你看这条视频。”

父亲接过手机,把视频仔细完整地看了两遍,对母亲夸赞道:“老伴,你真行啊,你虽然没有出过国,可你做的玩具已经漂洋过海了呀!”

接下来几天,父亲主动把家里的家务承包了下来,看见母亲晚上回家时腰酸背痛,还主动当起了“按摩师”,给母亲打洗脚水,帮她按摩解乏。父亲对我说:“你妈为世界杯做出了贡献,我多分担一些家务,也是间接为世界杯做贡献呀!”

见自己做的世界杯吉祥物一车接一车地发往外地,母亲每天忙得更起劲了。而父亲则每天乐呵呵地当着母亲的后勤。我笑着问他:“怎么样?现在知道世界杯不是你手中的茶杯了吧?如果有人问你,你不会再闹出什么乌龙了吧?”父亲的脸一红,转而呵呵一笑:“通过世界杯吉祥物,村里知道世界杯的人越来越多了,我再不了解世界杯就OUT了!”

父亲本不会说英语,也不懂足球。以前我总说他OUT,没想到如今,这个词竟然从他嘴里蹦出来了。而更让我开心的是,因为母亲给世界杯做吉祥物,竟让年近古稀的父母,找到了与足球有关的快乐。



世界杯吉祥物 武巍 摄

仲夏清早,去逛小镇早市,小摊上黄澄澄的黄皮果映入眼帘,把我拉回外婆家的那些旧时光。

外婆家的老屋旁栽着两棵黄皮树。每到春天,枝头上缀满细碎的白花,小巧的花瓣素白,花蕊浅黄,在微风里轻轻摇曳,甚是可爱。我望着满树繁花,仿佛看到满树果子。外婆说:“花开得那么多,果子也会多。娃儿别急,慢慢等着。”

没过多久,花瓣飘落,花柄上渐渐冒出粒粒青绿色的幼果。蝉鸣一日比一日清亮,盛夏缓缓到来,小青果慢慢地膨大,逐渐褪去深青色,变成淡淡的鹅黄。我嘴馋,偷偷摘下一颗塞进嘴里,一口嚼碎,无比酸涩,连忙吐了出来。等果子转为饱满的金黄色,沉甸甸地垂在绿叶面上,外婆才笑着说:“可以摘来吃了。”

她搬来木梯靠在树旁,小心登上去,挑选熟透的果串,左手攥紧果柄,右手用力一拗,“咔嚓”一声,连叶带果拗下来。拗了好几串后,外婆便下来,放进我捧着的竹筛里,转身移动梯子,又去拗另一棵树的。我捏起一颗,送入口中,吐掉果皮果核,酸酸甜甜的果肉直滑入喉咙。

摘下亲下的果子,外婆分装成数小袋,让我送给亲戚邻里尝鲜,把余下的洗净沥干,一颗颗装进玻璃罐,撒上粗盐,拧紧瓶盖,放进木柜中。

腌制的果子,褪去黄色,果肉干瘪发皱,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我曾问外婆,腌制黄皮果是不是更好吃?外婆笑着答道:“并不好吃,但用处不少。”盛夏酷暑,我常常肚子胀气,食欲不振。外婆见了,取出罐子,抓几颗皱巴巴的脆果子放进小砂锅,加大水一同熬成稀粥。放凉后,我一口气喝下,浑身出了一层薄汗,胸腹变得舒畅。连喝几日,腹胀消了,胃口也恢复了。

每一年,外婆都会腌上几十罐分给亲戚,或是送给村里积食胀气的孩童。乡里不少人都吃过外婆腌的果子。

“买点黄皮果吧,新摘的,味道甜。”我看着眼前银发飘飘、满脸褶皱的老奶奶,恍惚又看见外婆站在人字梯上拗黄皮果的样子,一阵温热的亲切感涌上心头。我当即买了几串,剥皮入口。

手中的黄皮果,还是记忆里熟悉的酸甜滋味,而外婆却已经离开我两年了。我把剩下的黄皮果带回家,学着外婆当年的样子腌起来。但我知道,即使我能腌出外婆的味道,也无法再回到那个和外婆一起的夏天。

忆往昔

黄皮熟时念外婆

◎黄土福